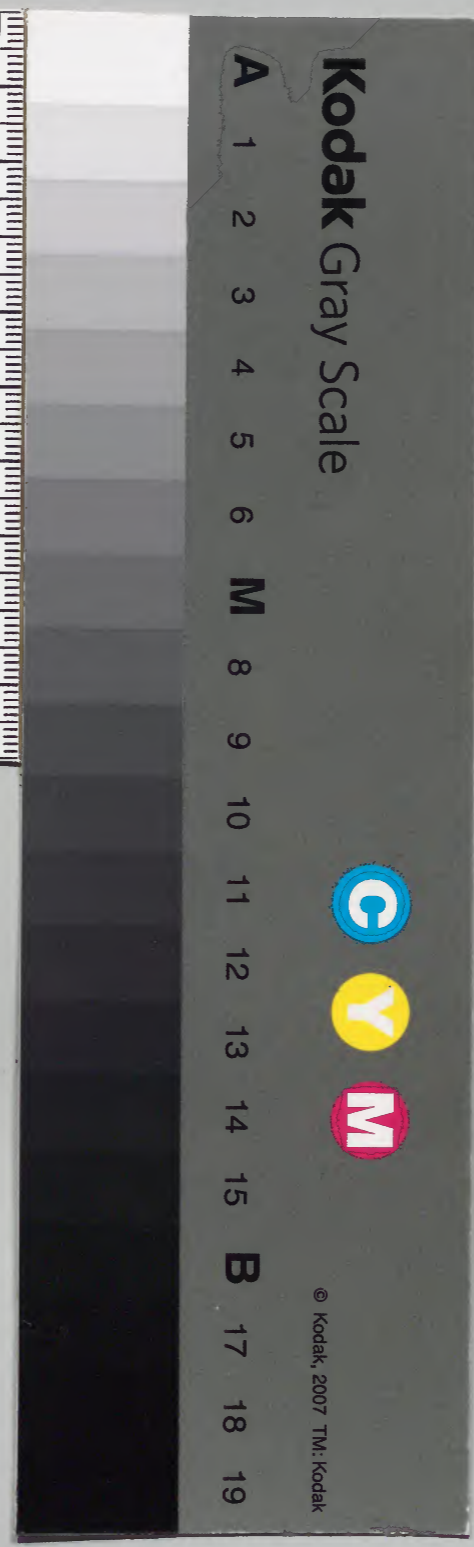


大學衍義 四五 三

			二	漢
		九	五	書
	一	一	一	門
二	一	一	一	
冊	架	函	號	類

二	二	漢
函	五	書
二	一	
二	一	
架	冊	號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511
冊數	20 (3)
函號	298 287



大學衍義卷之四

帝王為學之本

漢光武明帝唐三宗之學

光武受尚書通太義

東觀記云受尚書於廬江許召子威大義略舉因學世事

桓榮入說甚善之每朝會輒令榮敷奏經義帝稱善

帝每日視朝日及乃罷數引公卿郎將講論經理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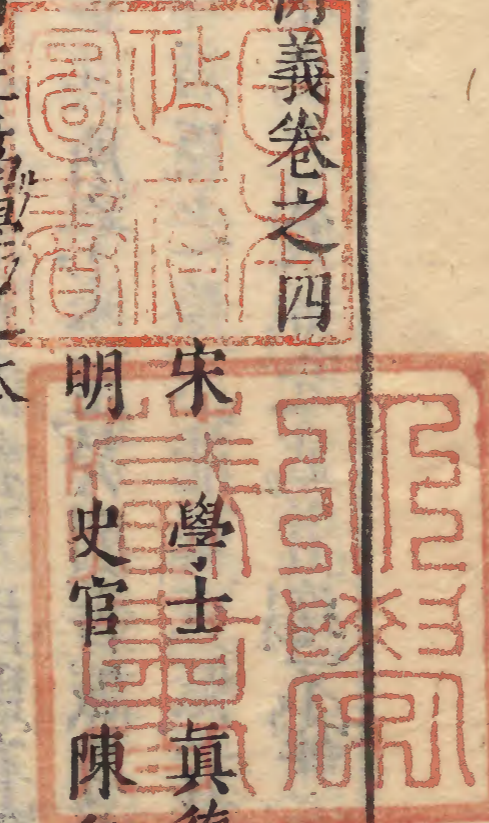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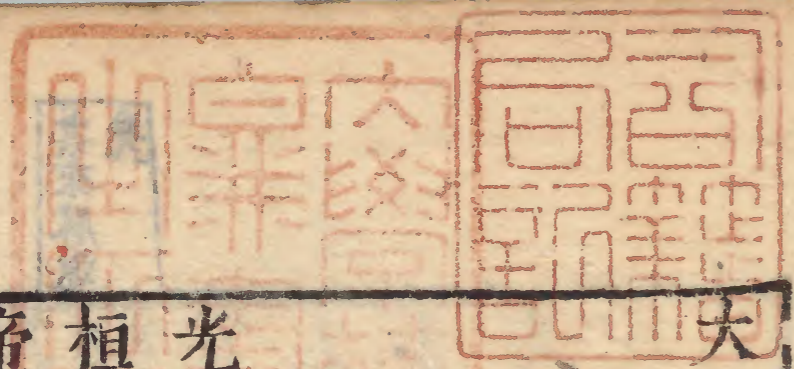
分乃寐皇太子見帝勤勞不怠承間諫曰陛下有禹

湯之明而失黃老養性之福願願愛精神優游自寧

淺草文庫

宋學士真德秀彙輯

明史官陳仁錫評閱



其來脉遠矣

帝曰我自樂此不為疲也太子顯宗也

臣按光武早為儒生及即位孜孜經術又如此宜其光復舊物身致升平視少康周宣蓋庶幾焉惜其時儒臣佐輔如伏湛侯霸輩皆章句書生未明乎古人格心之業故在位三十餘年雖鮮有過事而以無罪廢正后易太子則有魏刑家之義以直諫殺大臣則有乖從諫如流之美蓋其所學未至於明善誠身之地故於父子夫婦君臣之際不能無可憾者焉聖學不明雖有不世之資如光武者迄不能追帝王之盛然則

人主之於務學其可苟也哉

顯宗孝明帝十歲通春秋光武奇之既為皇太子師事博士桓榮學通尚書及即位尊以師禮乘輿常幸太常府令榮坐東面設几杖會百官及榮門生數百人天子親自執業每言輒曰太師在是既罷悉以太官供具賜之後三雍成三雍謂明堂靈臺辟雍拜榮為五更更謂耆老而更事者每太射養老禮畢帝輒引榮及弟子升堂執經自為下說謂下語而講說也詔曰三老李躬年耆學明五更桓榮授朕尚書詩曰無德不報無言不酬其賜榮爵關內侯

臣按先儒胡寅以為顯宗事師之意百千年鮮有其儷可謂人主之高致惜乎桓榮授經專門章句不知仲尼修身治天下之微旨故其君之德業如是而止斯言當矣抑臣竊謂學者所以治性情者也故先漢名儒匡衡有言治性之道必審已之所有餘而強其所以不足故聰明疏通者戒於太察寡聞少見者戒於壅蔽勇猛剛強者戒於太暴仁愛溫良者戒於無斷湛靜安舒者戒於後時廣心浩大者戒於遺忘若顯宗者豈無所當戒者乎傳稱帝性褊察好以耳目隱

以寬以恭
關內侯且
宣遂謝

發為明公卿大臣數被詆毀近臣尚書至見提曳帝嘗受書於師矣書之稱堯曰允恭稱舜曰溫恭稱文王曰徽柔懿恭是皆以恭為貴也曰御眾以寬又曰寬綽厥心是又以寬為貴也帝於二者兩皆失之既無容人之度又失遇下之禮然則又何貴於學乎先儒有言未讀是書猶是人也既讀是書亦猶是人也則為不善讀矣其殆顯宗之謂邪

肅宗孝章帝少寬容好儒術其為太子也受學於張酺元和二年東巡酺為東郡太守帝幸東郡引酺及

門生掾吏會庭中先備弟子之儀使酺講尚書下篇然後脩君臣之禮

臣按章帝尊經事師之意不媿前人又能戒顯宗之苛切事從寬厚奉母后以孝遇同姓以恩惠養元元除去苛法後之議者以長者稱雖其天資之美亦其學之力也惜其時師臣如張酺者雖質直守義數有諫正然其所學不過章句之業况又以嚴見憚不得久在左右故所以輔成德美者如是而止考之本紀在位僅十有三年而年止二十有三豈無逸之戒亦或有所忽

章句之累
入如此而
累人主尤
甚

邪俗哉

唐太宗身屬縶韉風纏露沐然銳情經術即王府開文學館召名儒十八人為學士與議天下事既即位殿左置弘文館悉引內學士番宿更休聽朝之間則與諫古今道前王所以成敗或日昃夜艾未嘗少怠

稽人爲意

臣按後世人主之好學者莫如唐太宗當戰攻未息之餘已畱情于經術召名儒爲學士以講摩之此三代以下所無也既即位置弘文館於殿之側引內學士番宿更休聽朝之暇與諫古今論成敗或日昃夜艾未嘗少怠此又三代以

下之所無也。故陸贄舉之以告德宗。謂言及稼
穡艱難。則務遵節儉。言及閭閻疾苦。則議息征
徭。此所以致貞觀之治也。

我朝

列聖盛時。妙選名儒環侍。

與精經幄。邇英崇政。延訪從容。夜直禁中。不

與古時。召對所以緝熙。聖學開廣。睿聰其與

貞觀實同。一揆夫晝訪足矣。又必加以夜對。何

也。个王一心攻者甚衆。惟聲與色尤易。惑人書

日使朝薦紳儼列。昌言正論。輻湊于前。則其保

守也。易深宮暮夜所接者。非貂璫之輩。即嬪媵
之徒。紛華盛麗。雜然眩目。奇技淫巧。皆足蕩心
大索故其持養也難。此夜對之益。所以尤深於晝訪

與

聖明在上。儻有志於帝王之事業。則貞觀之規

摹與我

祖宗之家法。不可以不復。

太宗嘗謂侍臣曰。梁武帝惟談苦空。元帝為周師所

圍。猶講老子。此深足為戒。朕所好者。惟堯舜周孔之

道。如鳥之有翼。魚之有水。不可暫無耳。

臣按。太宗深鑒蕭梁之失。不取老釋二氏。而惟
國尊堯舜周孔之道。是好可謂知所擇矣。然終身所
太宗行。未能無媿者。以其嘗學雖篤。所講者不過前
代之得失。而於三聖傳授之微指。六經致治之
戒法。未之有聞。其所親者。雖或一時名儒。而奸
諛小人亦廁其列。安得有佛時仔肩之益。故名
為希慕前聖。而於道實無得焉。其亦可憾也夫。
太宗嘗曰。人主惟有一心。而攻之者甚衆。或以勇力
或以辨口。或以諂諛。或以奸詐。或以嗜欲。輻輳攻之。
各求自售。人主少懈。而受其一。則危亡隨之。此其所

以難也。

臣按。秦漢以後。號為賢主。脩身寡過。則或有之。
其知從事於此心。懼奸佞之乘其隙。則未有如
太宗者。惟其中有所主。故封德彝。宇文士及。權
萬紀之徒。皆不得而惑。然數者均為易入。而嗜
欲又其最焉。古先聖王。惟此之畏。故朋淫于家。
益之所以戒舜也。無皇耽樂。周公之所以戒成
王也。太宗能嚴奸佞之防。而未能脫嗜欲之窞。
閨門之內。既多慙德。而武才人狐媚之惑。卒基
異時移鼎祚。篡宗支之禍焉。益由天資之高。有

以知夫衆攻之原而學力之淺卒無以勝其最甚之害故智及之仁不能守之也近世儒生有爲心箴者曰茫茫堪輿俯仰無垠人於其間眇然有身是身之微太倉稊米參爲三亦曰惟心耳往古來今孰無此心心爲形役乃獸乃禽惟口耳目手足動靜投閒抵隙爲厥心病一心之微衆欲攻之其與存者嗚呼幾希君子存誠克念克敬天君泰然百體從令箴雖常言然深切於正心之學故錄焉

玄宗明皇帝開元中謂宰相曰朕每讀書有所凝滯

無從質問可選儒學之士使人內侍讀盧懷慎薦太常卿馬懷素乃以懷素爲左散騎常侍與褚無量更日侍讀每至閣門令乘肩輿以進或在別館道遠聽於宮中乘馬親送迎之待以師傅之禮

開元中置麗正書院聚文學之士或修書或侍講以張說爲修書使以總之有司供給優厚中書舍人陸堅以爲無益於國徒爲糜費欲奏罷之張說曰自古帝王于國家無事之時莫不崇宮室廣聲色今天子獨延禮文儒發揮典籍所益者大所損者微陸子之言何不達也帝聞之重說而薄堅

臣按明皇初政好學右文其盛如此可謂美矣
使當時得一真儒在輔導弼諧之地日以堯舜
三王之遺六經孔孟之言陳之於前必格物以
致其知則於是非邪正之辨瞭然不惑而張九
齡李林甫之忠邪不至于用舍倒置矣必誠意
以正其心則於聲色貨利之誘確乎不移而惠
妃大真之蠱媚主珙宇文融之聚斂不得進矣
必修身以正其家則於父子夫婦之倫朝廷官
寢之政各盡其道安得有信讒廢殺三子之禍
又安得有祿山瀆亂宮園之醜哉奈何長說之

流不過以文墨進無量懷素亦不過章句儒帝
雖有志于學而所以講明啓沃者僅如此是以
文物之盛雖極於開元而帝心已溺於燕安女
子小人内外交煽根本日蠹欲其亡禍亂得乎
故人君之學苟不知以聖王為師以身心為土
未見其有益也

憲宗留意典墳每覽前代興亡得失之事皆三復其
言又讀貞觀開元實錄見太宗撰金鏡書及帝範玄
宗撰開元訓誡帝遂採尚書春秋史漢等書若臣行
事可為龜鏡者集成十四篇曰君臣道合曰辨邪正

曰戒權倖曰戒微行曰任賢臣曰納忠諫曰慎征伐
 曰重刑法曰去奢泰曰崇節儉曰獎忠直曰脩德政
 曰諫政獵曰錄勳賢分為上下卷曰曰前代君臣事
 述以其書寫於屏風列之座右

臣按憲宗玩意經籍集其事以為龜鑑用意美
 矣然于祭之後驕侈遽形恭度以忠直見疎李
 逢吉以讒諂用皇甫鏞程昇以羨餘進是邪正
 未嘗辨賢臣未嘗任也忠諫未嘗納勳賢未嘗
 錄也土木興則反於節儉聚斂行則乖於德政
 凡所謂十有四條無一不悖戾者其故何哉蓋

居中而制萬事者心也古先聖王必於此乎用
 力故一心正而萬事莫不正憲宗知監前代成
 敗之迹而不知古人太學之源藩鎮未平猶能
 勉強策勵一旦奏功侈然自肆屏幃雖在志慮
 已移視之為虛器矣由其心之不治故也當時
 群臣獨一裴垍能進正心之說而心之所以正
 者亦莫之及焉徒舉其綱而不告以用力之地
 是猶教人以克己復禮而不語以視聽言動之
 且其能有益乎故為人臣而不知太學未有能
 引其君以當道者

以上叙漢光武明帝唐三宗之學
帝王爲學之本

漢魏陳隋唐數君之學

漢元帝多材藝善史書鼓琴瑟吹洞簫自度曲被歌
聲分排音節度窮極幼眇少而好儒及卽位徵用儒
生委之以政貢薛韋康迭爲宰相而上牽制文義優
游不斷孝宣之業衰焉。

臣按人君之學不過修己治人而已元帝於此
一者未嘗致意而所好者筆札音律之事縱使
極其精妙不過胥吏之小能工瞽之末伎是豈

人君之大道哉谷顏淵問爲邦夫子以放鄭聲
語之今帝之所好者吹洞簫自度曲正所謂鄭
聲也先儒謂其音悲哀能令人意思流連怠惰
驕淫皆從此出元帝之資本非剛明者又重之
以此好則其志氣頹靡日以益甚安有振迅興
起之理宜其牽制文義優游不斷卒基漢室之
禍也。

魏文帝魏武帝之子雖在軍旅手不釋卷少誦詩論及長
備歷五經史漢諸子百家之言靡不畢覽所著書論
詩賦凡六十篇史臣陳壽曰文帝天資文藻下筆

成草博問彊識才藝兼該若加之曠大之度勵以公平之識邁志存道克廣德心則古之賢主何遠之有
 臣按文帝之為太子也與一時文士若王粲阮瑀諸人游號建安七子帝及粲等所為文章至今其在其藻麗華美則誠有之揆諸風雅典誥則罪人也夫曠大之度公平之識邁志存道克廣德心此皆人君所當勉者而帝也為嗣則喜見顏色居喪則燕樂不衰薄同氣之恩殺無寵之配以玩好而求遠物以私憾而僂諫官是於所當勉者不知勉矣書論詩賦文士之未技爾

非人君所當務也而乃侈然自衒謂莫已若識度如此其為史氏所譏宜哉

後魏王珪問博士李先曰天下何物可以益人神智對曰莫若書籍珪曰書籍有幾如何所集對曰自書契以來世有滋益至今不可勝計苟人主所好何憂不集珪遂命郡縣大索書籍悉送平城

臣按大學之道以致知為首正欲開聰明而發智識也魏珪夷狄之君初未嘗學而有益人神智之問可謂切問矣李先莫如書籍之對亦可謂善對矣然則書契以來世有滋益人主所好

漢魏陳隋唐教君之學

何憂不集則失之甚也。夫古今之書籍雖多，其切于君德治道者，六經而已。爾論孟而已。爾六經之太義，人君皆所當聞。然一日萬幾，無徧讀博通之理。苟顛精其一二，而兼致力於論孟大學中庸之書，間命儒臣敷陳歷代之得失，則其開聰明而發智識者，亦豈少哉？惜乎李先凡陋之儒，智不及此，徒使魏王以聚書為美，而無得於書，求神仙濫刑戮，溺聲色，卒以無道殞其身。是雖圖書山積，果何益於萬一哉。

文宗性儉素，聽朝之暇，惟以書史自娛，聲樂游畋。

未嘗留意

臣按文宗可謂好學之君矣，而卒無救于禍敗者，易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使文宗而知此義，則玩乾健以養其剛體，離麗以養其剛，既剛且剛，則於威福之權必能別白。何至柔懦不立，聽用匪人，使閹寺之勢益張，甘心以報獻，自比其於書史了無毫分之得，正坐以之自娛故耳。夫好書而以之資空談，銷永日，鮮有不為文宗者。

後漢靈帝好文學，自造皇義為五十章，因引諸生能

此天在山
中所以為
太高高乎
天也何天
之衝是介
圭吉凶

爲文賦者。竝待制鴻都門下。後諸爲尺牘及工書。身
篆者。皆加引召。遂至數十人。侍中祭酒樂松。賈護多
引無行趣執之徒。置其間。熹陳閭里小事。帝甚悅之。
待以不次之位。

臣按。詞賦小技。楊雄比之。雕蟲篆刻。壯夫且耻。
爲之况人主乎。賦猶無用。况書篆。未執乎。靈帝
名爲好學。而所取乃爾。夫人主不可輕有所好。
所好一形。羣下必有伺其意指者。故雖文賦書
篆。亦爲小人媒進之階。况宅乎。惟游心經術。恬
澹寡欲。則奸邪無得而窺。靈帝昏亂之君。無足

論者特以爲來世之鑑云

陳後主叔寶。以宮人有文學者。爲女學士。僕射江總
雖爲宰輔。不親政務。日與尚書孔範等十餘人。侍上
遊宴後庭。謂之狎客。上每飲酒。使諸妃嬪及女學士
與狎客共賦詩。互相贈答。采其尤豔麗者。被以新聲。
羣臣酣歌。自夕達旦。日以爲常。其後隋伐陳。獲叔寶
以歸。從隋文帝飲賦詩。及出。帝目之曰。以作詩之功。
何如思安時事乎。

隋煬帝善屬文。不欲人出其右。薛道衡死。帝曰。能更
作空梁落燕泥否。王胄死。帝誦其佳句曰。庭艸無人

此漢文不
如其時有
三代之遺
意也

隨意緣復能作此語邪。自負才學，每驕天下之士，嘗謂侍臣曰：天下皆謂朕承藉緒餘，而有四海，設令朕與士大夫高選，亦當為天子矣。

臣按：陳隋二十君，號為工於詞藝者。一則因是而君臣相狎，一則因是而君臣爭勝，卒底亂亡。然則帝王之於詞章，皆非所當作乎。曰：虞帝勅天之歌，太禹朽索之訓，成湯宮刑之制，雖非有意於為文，而炳炳琅琅，垂耀千古。此人君所當法也。若大風之安，不忘危，猶可見英主之遠慮，金鏡之任賢，去不肖亦足以昭示子孫，揆之帝王

抑其次也。若夫雕鏤組織，與文士爭一日之長，固可羞已。况於淫褻猥陋，如陳隋之君乎。臣故著此以為人主溺心詞藝者之戒。

以上叙漢魏陳隋唐數君之學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大學衍義卷之五

宋真德秀彙輯

史官陳仁錫評閱

格物致知之要

明道術

言天理人心之善

湯誥商書篇名。成湯作此以告萬方。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皇大也。上帝即天也。

若有恒性若順也。克綏厥猷克能也。惟后克安也。

臣按成湯此言可謂知君師之職矣蓋天能與

人以至善之性而不能使之全其性能使人全其性者君師之任也漢儒以衷為善臣謂衷即甲也天之生民莫不各賦之以仁義禮智之德渾然於中無所偏倚是所謂衷也自天所降而言則謂之衷自人所受而言則謂之性非有二也然天之降於人者初無智愚之間而人之受於天者清濁純駁隨其所稟有不同焉必賴君師之作順其有常之性而開迪之舜之徽五典周之教六德六行皆其事也性本至善因而教焉是之謂順若其本惡而強教以善則是逆之

而非順之也觀若之一言則人性之善可知矣猷者道也道即性也以體而言則曰性以用而言則曰道其實一也順其性使安其道非君不能何謂安父安於慈子安於孝知其自然而不可易與其當然而不容已然後為安成湯有天下之初即以此自任臣故曰可謂知君師之職也厥後秉彜受中之言相繼而發至於孔子無性善之理益明而開萬世性學之源則自成湯始嗚呼聖哉

詩丞民

尹吉甫作此美周宣王

曰天生丞民

丞民也

有物有則則法

也民之秉彜秉執也好是懿德懿美也

臣按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道者理也器者物也精粗之辨固不同矣然理未嘗離乎物之中知此則知有物有則之說矣蓋盈乎天地之間者莫非物而人亦物也事亦物也有此物則具此理是所謂則也以入言之如目之視耳之聽物也視之明聽之聰乃則也君臣父子夫婦長幼物也而君之仁臣之敬子之孝父之慈夫婦之別長幼之序乃則也則者準則之謂一定而不可易也古人謂規矩準繩

衡爲五則者以其方圓平直輕重皆天然一定之法故也夫物之所以有是則者天實爲之入但循其則爾如視本明視而不明是失其則也聽本聰聽而不聰是失其則也君當仁君而不仁是失其則也臣當敬臣而不敬是失其則也然此一事之則爾若爲入而不能全乎爲入之理是失其所以爲入之則而非入矣彜而言秉何也渾然一理具於吾心不可移奪若秉執然惟其有此故於美德無不知好者仁義忠孝所謂美德也人無賢愚莫不好之不仁不義不忠

不孝所謂惡德也。人無賢愚莫不惡之。觀乎此則知性之善矣。當更合後章孟子之言觀之。

劉康公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

臣按：劉子之所謂中，即成湯之所謂衷。蓋天地自然之理，而人得之以生者，是所謂天命之性也。

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臣按：程頤曰：陰陽氣也，所以陰陽者道也。朱熹亦曰：陰陽迭運者氣也，而其理則所謂道。蓋陰陽二氣流行於天地之間，來往循環，終古不息。

成之者是
人做自成
自道皆然

八字註精

是孰使之然哉？理也。理之與氣未嘗相離，繼繼而出，莫非至善。成之在人，則曰性焉。理無不善，性豈有不善哉？性善之理，然至孟子而益明，然其源實出乎此。

乾文言：元者善之長也。元，大也。始也。亨者嘉之會

也。亨，通也。利，宜也。貞者事之幹也。貞，正也。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

貞固足以幹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

朱熹曰：元者生物之始，天地之德莫先乎此。故於時為春。於人則為仁，而眾善之長也。亨者生物之

此孔子解
易第一義
乾在人非
在天

萬物皆備
冬也樂莫
大焉冬而
春萬古長
春矣

大學後章 卷之五

通物至於此莫不嘉美故於時為夏於人則為禮而眾美之會也秋者生物之遂物各得宜不相妨害故於時為秋於人則為義而得其分之和貞者生物之成實理具備隨在各足故於時為冬在人則為智而為眾事之幹幹木之身枝葉所依而立也凡此天德之自然也又曰以仁為體則無一物不在所愛之中故足以長人嘉其所會則無不合禮使物各得其所利則義無不和貞固者知貞之所在而固守之所謂知而勿去者也故足以為事之幹凡此人事之當然也又曰乾四德元最重貞

次之非元無以生非貞無以終非終無以為始不始則不能成終如此循環無窮所謂大明終始也又曰非君子之至健無以行此故曰乾元亨利貞臣按四德之說朱熹盡之世之昧於理者皆言天與人二今以此條觀之則人之與天未嘗不一也蓋在天則為元亨利貞而在人則為仁義禮智元亨利貞理也生長收藏氣也有是理則有是氣仁義禮智性也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情也。有是性則有是情天入之道昭合如此又曷嘗有二邪然天無心而人有欲天惟其無心也

大學後章 卷之五 天理人心之善

故元而亨。亨而利。利而貞。貞而又元。通復循環，未嘗間斷。元亨是發出。故曰通。利貞是收斂。故曰復。於穆之命，終古常新。人惟其有欲也，故惻隱之發而殘忍奪之，辭遜之發而貪冒雜之，羞惡之發而苟且間之，是非之發而昏妄賊之。於是乎與天不相似矣。學者當知天有此德，吾亦有此德，屏除私欲，保養正性，則吾之一身通體皆仁。隨觸而應，無非惻怛。即天之春，生意盎然，而物物欣悅也。吾之動容周旋，莫不中禮。三千三百，燦然明備。即天之夏，生意暢達，而物物嘉美也。吾之所以利物

者皆合於義。即天之秋，生意凝實，而萬寶得遂。其性也，吾之所以貞固有守者，足以根本萬事。即天之冬，生意潛藏，而造化所由以出也。貞周為智者，惟知之明，故守之固。智所以配冬者，義發于外，而智藏于中也。人之與正，其果一乎哉。而况人君有天之德，又居天之位，則善端萌動者，元也。善端發達者，亨也。推而澤物，俾各獲所者，利也。心既溥，物還復寂然者，貞也。雖一日之頃，一念之微，四者無乎不在。然德雖固有，非剛健則不能行。夫惟自強不息，與天同運，人欲不得以間之，然後終始萬物與天同。

功矣。義理之源莫大於此。惟

聖明玩心焉。

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

朱熹曰：命猶令也。性即理也。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猶命令也。於是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賦之理，以為健順五常之德，所謂性也。率循也。道猶路也。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則其日用事物之間，莫不各有當行之路。是則所謂道也。脩品節之也。性道雖同，而氣稟或異，故不能無過不及之差。聖人因人物之當行者，而品節

之以為法於天下，則謂之教。若禮樂刑政是也。蓋人之所以為人，道之所以為道，聖人之所以為教，原其所自，無一不本於天，而備於我。學者知之，則其於學知所用力，而自不能已矣。

臣按：人之五常本於天之五行。五行運於天而人得之，以為性。木仁、火禮、金義、水智、土信，各有攸本。故自蒼言性者曰：五常而已。熹乃益之以健順何邪？蓋陽之性健，木火屬焉；在人則為仁禮。陰之性順，金水屬焉；在人則為義智。而土則二氣之冲和，信亦兼乎健順。故周敦頤曰：五行

下陰陽也。陰陽不在五行之外。健順亦豈在五
常之外乎。

或問中庸首章之義。朱熹曰。天之所以賦予萬物
而不能自己者。命也。吾之得乎是命以生而莫非
全體者。性也。故以命言之。則曰元亨利貞。而四時
五行庶類萬化莫不由是而出。以性言之。則曰仁
義禮智。而四端五典萬物萬事之理莫不統於其
間。蓋在天在人。雖有性命之分。而其理則未嘗不
一。在人在物。雖有氣稟之異。而其理則未嘗不同。
又曰。天命之性。仁義禮智而已。循其仁之性。則自

父子之親。以至於仁民愛物。皆道也。循其義之性
則自君臣之分。以至於敬長尊親。亦道也。循其禮
之性。則恭敬辭遜之節文。皆道也。循其智之性。則
是非邪正之分別。亦道也。蓋所謂性者。無一理之
不具。故所謂道者。不待外求。而無所不備。所謂性
者。無一物之不得。故所謂道者。不假人為。而無所
不周。又曰。天命之性。率性之道。皆理之自然。而人
物之所同得者也。人雖得其形氣之正。然其清濁
厚薄之稟。亦有不能不異者。是以賢智者。或失之
過。愚不肖者。或失之不及。而得於此者。亦或不能

大學後章
卷之五
無失于彼惟聖人之心清明純粹天理渾然無所
虧闕故能因其道之所在而為之品節防範以立
教於天下使夫過不及者有以取中焉蓋有以辨
其親疎之殺而使之各盡其情則仁之為教立矣
有以別其貴賤之等而使之各盡其分則義之為
教行矣為之制度文為使之有以守而不失則禮
之為教得矣為之開導禁止使之有以別而不差
則智之為教明矣然亦未始出乎人之得乎天者
強為之也

臣按子思云天命之性即湯之所謂降衷其言

率性之道脩道之教即湯之所謂克綏厥猷惟
后前聖後賢更相發明如出一口而朱熹之論
性曰仁義禮智其論道與教亦必曰仁義禮智
其視佛老之學以空寂為性以虛無為道管商
之徒以刑名功利為教者孰真孰妄孰是孰非
可不辨而明矣

滕文公為世子

滕國名文公者定公之世子也

將之楚過宋而見孟

子孟子道性善

道言也

言必稱堯舜世子自楚反

反還也

復見孟子孟子曰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成

謂齊景公曰

成謂齊人景公齊君

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

畏彼哉顏淵孔子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曾子有為者亦若是哉弟子各回公明儀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今滕絕長補短將五十里也猶可以為善國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書說命之辭。瞑眩猶昏憤也。以毒藥攻疾故昏憤而後愈也。

程頤曰性即理也。天下之理原其所自未有不善。喜怒哀樂未發何嘗不善。發而中節即無往而不善。發不中節然後為不善。故凡言善惡皆先善而後惡。言吉凶皆先吉而後凶。言是非皆先是而後非。

朱熹曰性者人所稟於天以生之理也。渾然至善未嘗有惡。人與堯舜初無少異。但眾人汨於私欲而失之。堯舜則無私欲之蔽而能克其性爾。故孟子與世子言每道性善而必稱堯舜以實之。欲其知仁義不假外求。聖人可學而至而不解於用力也。又曰時人不知性之本善而以聖賢為不可企及。故世子於孟子之言不能無疑。而復來求見。蓋恐別有卑近易行之說也。孟子知之故告之曰夫道一而已矣。以明古今聖愚本同一性。前言已盡無復他說也。又曰孟子既告世子以道無二致而

復引成鬮等三言以明之。欲世子篤信力行不當復求異說也。又曰。滕國雖小猶足為治。但恐安于卑近不能自克則不足以去惡而為善爾。孟子言性始見於此。而詳具於告子之篇。然默識而旁通之。則七篇之中無非此意。其所以廣前聖之未發而有功於聖人之門。程子之言信矣。

臣按性善之說程朱盡之。其曰性即理也。乃自管聖賢之所未言。萬世言性之標準也。蓋謂七篇之中無非此意者。如言仁義言四端。蓋其大本者也。至於因齊王之愛牛而勸之以行王政亦

因其性善而引之當道也。以此推之他可識矣。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於掌上。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令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怵惕驚動貌。惻傷之切也。隱痛之深也。非所以內交于孺子之父母也。內結也。非所以要譽于鄉黨朋友也。要求也。非惡其聲而然也。聲名也。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羞耻已之不善也。惡憎人之不善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辭解使去也。讓推以與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是非知其善而以為是。知其惡而以為非。惻隱之

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若其有四體也。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若不能者。賊其君者也。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克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克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克之。不足以事父母。

朱熹曰。天之生物。各付一性。性非有物。只是渾然一理之在我者耳。故性之所以為體。亦惟仁義禮智信五者。天下之理無出於此五者之中。所謂信者。真實無妄之理也。仁義禮智皆真實無妄。故信

尋着端緒
注可盡天
下事皆可
做

不必言仁義禮智四者於中。各有分別。不可不辨。蓋仁是溫和慈愛之理。義是斷制裁割之理。禮則恭敬樽節之理。智則分別是非之理。凡此四者。具於人心。乃性之本理。方其未發。漠然無形象之可見。及其發而為用。則仁者為惻隱。義者為羞惡。禮者為恭敬。智者為是非。所謂情也。四端云者。猶有物在中。而不可見。必因其端緒發見於外。然後可得而尋性之理。雖無形。而端緒之發。則可驗。故由其惻隱。所以必知其有仁。由其羞惡。所以必知其有義。由其恭敬。所以必知其有禮。由其是非。所以

必知其有智使其本無是理於內則何以有是端於外所以有是端於外必知其有是理於內而不可誣也仁義禮智既見得界限分明又須知四者之中仁義是對立門庭蓋仁仁也而禮則仁之著義義也而智則義之藏猶春夏秋冬雖為四時其實不過一陰一陽而已春夏皆陽之屬秋冬皆陰之屬也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仁義雖對立而成兩然仁則生生之意實貫通周流乎四者之中故仁者仁之本體禮者仁之節文義者仁之斷制智者仁

之分別正如春之生氣貫徹四時春則春之生夏則春之長秋則春之收冬則春之藏故程子曰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正謂此也自四而兩自兩而一則統之有宗會之有元天地之理固然也

臣按朱熹四端之說蓋先儒所未發至論不忍入之心則曰天地以生物為心而所生之物因各得天地生物之心以為心所以謂人皆有不忍入之心也至哉言矣蓋天地造化無他作為惟以生物為事觀夫春夏秋冬往古來今生意

大學後章 卷之五
流行何嘗一息間斷。天地之心於此可見。萬物之生既從天地生意中出。故物物皆具此理。何況人為最靈。宜乎皆有不忍人之心也。然人有是心而私欲間斷。故不能達之于用。惟聖人全體本心。私欲不雜。故有此仁心。便有此仁政。自然流出。更無壅遏。天下雖大。運以此仁而有餘矣。孟子恐人未能自信也。故指發見之真切者。以覺悟之。夫孺子未有所知。而將入于井。乍見之者。無間賢愚。皆有惻怛傷痛之心。方其此心驟發之時。非欲以此納交。非欲以此于譽。又非

以避不仁之名也。倉猝之間。無安排。無矯飾。而天機自動。此所謂真心也。賦形為人。孰無此心。苟無此心。則無人矣。然所謂無者。豈其固然哉。私欲蔽塞。而失其本真耳。孟子始言惻隱之心。至此乃兼羞惡辭讓是非而言者。蓋仁為衆善之長。有惻隱則三者從之矣。惻隱不存。則三者亦何有哉。夫四肢人所必有。四端亦然。而昧者不察。自謂不能是賊其身。又謂吾若不能是賊其君賊猶賊仁賊義之賊。言為禍害之深也。然仁義禮智。其分量甚大。而端緒甚微。苟不推廣

其端則何以克滿其量必也。因其發見之微，隨
加展拓，使人欲無所障礙，而天理得以流行，猶
始然之火，引之而煌煌，始連之泉，疏之而浩浩。
仁義禮智，庶幾充滿其本然之量，而不可勝用
矣。苟惟不然，天理方萌，人欲旋窒，是乍然者遽
息，而方達者隨墮，欲愈蔽而端愈微，雖有不忍
人之心，必無不忍人之政矣。夫四端在人，一也。
克之則足以保四海，不克則不足以事父母。是
以帝王之治，光宅天下，不冒海隅，而後之人主
或以天下之大而不能以悅其親之心，或以邇

聲色信讒邪，而至於黜其配，殺其子，同此四端
也。克與不克而已耳。此章之要在於識本心之
正，加推廣之功。至于保四海，則自然之効驗也。
四端之論，雖首唱於孟子，而條貫統紀，則至朱
熹而大明。

聖明優柔玩索而力行之，則天下幸甚。

告子曰：告子，名不害也。性猶杞柳也，義猶柷楛也。以人

性為仁義，猶以杞柳為柷楛也。柷，柳也。楛，木名也。孟子曰：子

能順杞柳之性，而以為柷楛乎？將戕賊杞柳，而後以

為柷楛也。戕，伐也。賊，害也。如將戕賊杞柳，而以為柷楛，則亦

印
德
之
旨

將戕賊人以為仁義與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者必
子之言夫率猶臣按告子之說蓋謂人性本無仁義必用力而
強為若杞柳本非栝栳必矯揉而後就也吁何
其昧于理之甚邪夫仁義即性也告子乃曰以
人性為仁義如此則性自性仁義自仁義也其
可乎夫以杞柳為栝栳必斬伐之屈折之乃克
有成若人之為仁義乃其性之固有孩提之童
皆知愛親即所謂仁及其長也皆知敬兄即所
謂義何勉強矯拂之有使告子其言行世之人

必曰仁義乃戕賊人之物將畏憚而不肯為是
率天下而害仁義其禍將不可勝計此孟子所
以不容不辨也
告子曰性猶湍水也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
西流人性之無分于善不善也猶水之無分于東西
也孟子曰水性無分于東西無分于上下乎人性之
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平今夫
水搏而躍之可使過額額額也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
豈水之性哉其執則然也人之可使為不善其性亦
猶是也

大學衍義 卷之五 天理人心之善 共

臣按告子杞柳之喻既為孟子所闢則又小變其說而取喻於湍水蓋前說專指人性為惡至是又謂可以為善可以為惡而借水以明之不知水之性未嘗不就下雖搏之過鰓激之在山可暫違其本性而終不能使不復其本性也人西亦之為不善者固有之矣然其所以然者往往為物欲所誘利害所移而非其本然之性也故雖甚愚無知之人置之以惡逆斥之以盜賊鮮不變色者至于見赤子之入井則莫不怵惕而救之朱熹以為性本善故順之而無不善本無惡

故反之而後為惡非本無定體而可以無所不為也斯言盡之矣

公都子告子弟曰性無善無不善也或曰性可

以為善可以為不善是故文武興則民好善文文武謂

王武幽厲興則民好暴幽厲謂周之或曰有性善有

性不善是故以堯為君而有象象舜之弟以瞽叟為

父而有舜瞽叟舜之父也以紂為兄之子且以為君而有微

子啓王子比干微子比干皆紂之今日性善然則彼皆

非與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也

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

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或相倍蓰而無算者。倍。一倍也。蓰。五倍也。算。數也。不能盡其才者也。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彜。彜。與彘通用。好是懿德。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彜也。故好是懿德。

朱熹曰。情者。性之動也。人之情。本但可以為善。而不可以為惡。則性之本善可知矣。又曰。木猶材質。

人之能也。人有四性。則有是才。性既善。則才亦善。人之為不善。乃物欲陷溺而然。非其才之罪也。又曰。有物必有法。如有耳目。則有聰明之德。有父子。則有慈孝之心。是民所秉執之常性也。故人之情無不好此懿德者。以此觀之。則人性之善可知。而公都子所問之。三說皆不辨而明矣。

臣按。公都子學於告子者也。故以性善為非。而設一者之說。以闢孟子。孟子不與之辨。獨以性之發見者言之。蓋所謂性者。仁義禮智而已。然未發之前。無兆朕之可見。惟感物而動。為惻隱。

為羞惡為恭敬為是非然後性之本可識蓋四者情也而其本則性也由其性之善故發而為情亦善因情之善而性之善可知矣夫善者性也而能為善者才也性以體言才以用言才本可以為善而不可以為惡今乃至于為不善者是豈才之罪哉陷溺使然也夫四者之心所以人人皆有者由其具仁義禮智之性故也錄者以火銷金之名火之銷金由外以至內也性則我所固有非自外來獨患夫人之弗思弗求爾夫物有求而弗得者在外故也性則求其在我

者何不得之有本然之才初無限量極天下之善無不可為者今乃善惡相去之遠由不能盡其才也曰思曰求而又曰盡此孟子教人用功之至要齊民之詩其說已見前章合而觀之可也

曹交問曰曹交曹君之弟人皆可以為堯舜有諸孟子曰然交聞文王十尺湯九尺今交九尺四寸以長食粟而已如之何則可曰奚有於是亦為之而已矣有人於此力不能勝一匹雛也勝堪也匹鴨也則為無力人矣今日舉百鈞則為有力人矣一百二十斤為鈞一萬二千斤然則舉

烏獲之任是亦為烏獲而已矣。烏獲古有力人。夫人豈以不勝為患哉。弗為耳。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夫徐行者豈人所不能哉。所不為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子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子服桀之服誦桀之言行桀之行是桀而已矣。曰交得見於鄒君可以假館願留而受業于門。鄒國名。孟子鄒人也。曰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門皆交是時亦在鄒。人病不求爾子歸而求之有餘師。

臣按人皆可以為堯舜或古語或孟子所嘗言曹交疑而問之孟子曰然者所以明其必然也

交乃以形體之長而材能之短自慊夫聖人之所以聖者豈形體之謂哉人皆有是性故皆可以為堯舜獨患其不為耳且以負重譬之能勝烏獲之任是亦烏獲也苟能為堯舜之事豈非堯舜乎力之強弱有限故有不勝之患若性之善則未嘗有限豈以不勝為患乎又以行之徐疾明之夫長幼之序天實為之徐行後長者循乎禮之當然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則悖乎理而非弟矣夫徐行至易也豈人所不能以其不為故陷于不弟之罪以是而思則九理之當為

者無不可爲其善不善之分獨在於爲不爲取
世之言堯舜者往往失之過高故孟子直以二
言斷之曰孝弟而已矣謂其止於是也夫幼而
愛親長而敬兄人性所同爲堯舜者能盡此信
而已孟子又恐曹交終疑其難也則又告之以
服堯服誦堯言行堯行是堯而已矣言其爲之
無不至也交以受業爲請又告以道者人所共
由猶九軌之塗坦然易見所患者人不求之耳
歸而求之於事親敬長之間本性之真隨處發
露師在是矣其示人深以如此而世之人猶以

性爲不善而安於暴棄者豈不重可歎哉

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
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及其長也
無不知敬其兄者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
下也

臣按良謂本然之善也善出於性故有本然之
能不待學而能本然之知不待慮而知觀人之
幼而愛親長而敬兄則可知矣親親之心達之
天下卽所謂仁敬長之心達之天下卽所謂義
然則仁義豈出於孝弟之外哉斯理也孟子蓋

如此面後
方之禍仁

屢言之其為天下後世慮者切矣。以上論天性人心之善。或謂以此為人君致知之首何也。曰人君之於道所當知者非一而性善尤其最焉。蓋不知己性之善則無以知己之可為堯舜。不知人性之善則無以知人之可為堯舜。故孟子於滕世子之見曹交之間皆以是告焉。庶幾其道得行。使君為堯舜之君民為堯舜之民也不幸邪說紛正理衰熄當時之君無能尊信其言者未幾而荀卿氏出則為性惡之說於是李斯本之以

相秦斯荀卿弟子刻滅先王之禮教一以嚴法峻刑

毒天下由其以人性為惡故也。片言之誤流禍至此豈不哀哉。或謂性固然也然求之天下其能為善者無幾何也。曰此氣質之異而非性之罪也。先儒張載嘗言之矣。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蓋天之所以與人者莫非純粹至善之理。此所謂天地之性也。人之受之則所值之氣不同或清而純或濁而雜故其性亦隨而異。此所謂氣質之性也。天地之性則無不善氣質之性則有善有不善焉。然苟

有以反之則雖不善者可復而善然則反之之道奈何曰由治己而言則有學由治人而言則有教闕邪存誠克己復禮此治己之學也學之功至則己之善可復矣道德齊禮明倫正俗此治人之教也教之功至則人之善可復矣若夫以己之性為不善而不以聖人之道治其身是自暴者也以人之性為不善而不以聖人之道治其民是暴天下者也故繫其說如此惟

聖明詳玩之

大學衍義卷之五終

